

外国文学大系

侠女复仇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侠女复仇记

克里斯丁·凯思林·鲁希著

故事发生于 15 年前中西部的某处。

公共汽车停住，安吉尔走下车来。她穿过的那条路，空气中的热浪隐约起伏可见。气温超过华氏 85 度，谁也不会再上学了。对于小学就更是这样了，因为窗户只能打开一条缝，而空调则还是个谁也没听到过的词儿。她已急不可耐地想要走进屋里，去喝一大玻璃杯桔子水，然后便到小溪那儿去。她的脚会觉得水是暖洋洋的，她准备在那儿的树荫下呆着，一直呆到她妈妈叫她回家吃晚饭。

她沿着碎石铺成的车道向那散乱的平房大屋走去。汗水哗哗地直从她背上往下流。大屋显得一片安静，甚至连狗也可能躲到树荫下睡懒觉去了。她父亲去年春天在这房子周围新种的树仍然很小且矮。他希望它们能很快长高，好使别人再也无法从那条路上看见这座房子。安吉尔喜欢望着这房子。当她走下公共汽车时它像是在向她表示欢迎。

这车道拐了个弯，使她一时望不见房子了。这时她拐了个弯，心里感到了一丝不安。黑狗“黑影”就在阳光照射下的车道上四脚张开。姿态难看地躺着。它通常会吐着舌头朝她跑来迎接她，只有天气很热时才例外，那时它会躺在门廊的阴凉处，朝她呜呜地叫着。那只叫莫利的长卷毛狗，也是什么地方也见不到它的影子。

她父母的两辆车都停在车道上，这倒是正常的。但是后门却洞开着。遮挡太阳的窗帘贴在这房子边上的木板上。用这种办法挡阳光可真奇怪。可能妈不愿在 5 月初就启用空调吧。

安吉尔在“黑影”身边停下来并弯下腰。一群苍蝇在它脖子周围嗡嗡乱飞，在它下巴的密毛处爬来爬去。它的眼睁得很大，可是却什么也看不见了。空气中升起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安吉尔禁不住低声哭了起来。

妈是绝不会让任何人碰一下“黑影”的。“黑影”是她最喜欢的一条狗，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和卫士。就是在她说它是她的卫士时，也没有人会笑起来。

安吉尔知道她父母与别人的父母不一样。他们一个朋友也没有，也极少离开这屋子。只是在公共汽车司机答应他们说，他会让她在车道处上他的车并保证在她走进学校的大楼里之前，他绝不让她离开他的视线，他们这才同意让她上学。她根本不与别的小孩来往，而她也从不到他们那里去玩。她知道这有点古怪，但事情一直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

她站了起来，既想把它抱起来，但同时又想离开它。“妈？”她喊道。“妈！”

她声音里显得比她自己觉得的还要惊恐。没人作出回答。

安吉尔沿着车道一直往前走，看着自己家的房子在热浪中晃动。一切东西都有一个显得不真实的边缘，那两辆汽车及车身上的一层锈、门洞开着的棚屋。她那生了锈的秋千的铁链、必须加以修理的滑梯等等。她父亲曾答应她下周把这收拾一下。她的呼吸变成了小口小口的喘气了。

莫利在楼梯脚下裹成黑色的一团躺着。苍蝇也在它周围嗡嗡乱飞。安吉尔弯下腰，看见它下巴处有同样一道伤口，莫利也是她最喜欢的小狗，是去

年6月她10岁生日时送给她的礼物。但安吉尔不敢哭起来，至少现在不敢哭。因为她看见有红黑色的脚印印在白色的楼梯上。是大人的脚印，比她的大，甚至比她爹的还要大。她跨过这些脚印，小心地不去破坏它们。她咽了口水，两手发起抖来，周身大汗淋漓。

屋里没有桔子水在等着她，她不用走进去就知道这一点。

在漆布上还有更多的红黑色的血迹。厨房的凳子被打翻在地，弄翻的一杯牛奶顺着放桔子汁的柜子往下滴。满屋子都是苍蝇。她爹的枪落在地板上的一堆纸上。这是他的工作文件，上面写满了公式和方程式，她说她就是再过几年也搞不懂。他曾把这些工作文件拿给罗森看，这人曾说：“天呀，哥儿们，你知道武器研究会会拿多少钱买这个吗？”这个罗森，后来她爹把他轰了出去。

那黑色的笔记本不在它通常所放的地方了。她爹曾说过，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把它烧了。

他的手伸开，张开在那枪的旁边。她知道是他的手，因为手指短挫，上面还戴着妈送给他的绿松石戒指。他光着的手臂搭在他的头上。一缕缕的头发盖住了他的脸，但他也跟那两条狗那样躺着一动不动了。妈在他后面蜷缩成一团。她盯着安吉尔，但是却再也看不见她了。

他父母自早上以来就一直是这样。他们是绝不会在厨房里过下午，而是在屋外的办公室里。她离开家后某种事情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情……

她喉咙里直想尖叫，但她却没让它叫出来。没有人会听见她的叫喊，没有人会理睬她的叫喊。

她向电话机走去，在这一片乱七八糟中，不知怎么只有客厅仍然一丝未动。她拿起话筒，听到了接通的号音，于是便拨了零。

接线员带鼻音的“你好”一声使她停了一下。安吉尔随后鼓起勇气说起话来。

“喂，”她说道。“我想我爹妈都死了……”

现在的格特姆市。

塞莉娜·凯尔跳过了一条沟，那条假尾巴拖在身后。她扯了扯面罩，拍了拍放在臀部口袋里的珠宝。这次偷窃十分顺手。保险柜里的珠宝虽然没有预料的那么多，但她在里面所弄到的，已经超过了她所希望的了。

她停了下来。一阵轻轻的凉风吹过她的脸。有些晚上，她喜欢享受在屋顶上的自由。在万家灯火的晚上，格特姆市几乎变成了一座美丽的城市。高高的大楼拔地而起，像黑影一样映现在地平线上，下面车水马龙，那些车子就像会放光的蚂蚁那样跑着。谁也不知道她在屋顶上。她独自一人立在沥青屋顶上，是一个隐藏于这个大都会中的一个独来独往的人物。

这次干得比她以前干过的还漂亮。任何一次干得都比上次干的漂亮。

她匆匆横过屋顶，窜过了两座大楼之间的空间，小心翼翼并且不往下瞧。她急急忙忙地走着，让黑暗和阴影保护着自己，最后，她终于来到距她家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啦。这时，她忽然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难道你妈没告诉你，天黑之后小姑娘不要出门吗？”

一个女的说了句捂住嘴说出的回答，接着便响起些男人的笑声和一条链条碰到墙上发出的响声。塞莉娜急忙向屋顶的边缘走去，小心翼翼地走以免

碰到碎石子和其它东西而使脚下发出响声。她虽然称自己是只猫，但即使是真猫，也不会像她那样步履无声。

她探身出屋顶边缘的外面，看见下面有个苗条的女人背靠在胡同里肮脏的墙上。这女人很年轻，20 来岁，头发淡金黄色，壮健的体格几乎全被她那轻软的服装给遮盖起来了。附近地区没有举行音乐会，没有戏院也没有高级餐馆。她没必要穿得这样花枝招展，除非她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回家。除非她就住在这儿。

几条黑影围着她在动——6 个男的，实际上是 6 个小伙子，他们的声音她很熟。在其他某些晚上塞莉娜曾经看到过他们，这些家伙专门欺压那些无家可归者，恐吓老头老太。有一天晚上她便看见他们的其中一个撬一个老头的公寓门。她踢了这流氓一脚，把他踢得靠在墙上昏了过去。后来她才知道，她几乎踢断了这家伙的所有肋骨。这家伙今天晚上没在这伙人里面。他进了州少年感化院，而这帮家伙全都早该进去了。

她轻轻向生锈的消防逃生梯那边挪动。那些珠宝碰在铁栏杆上发出叮的一声响，于是她赶快倒退进这座楼边的黑暗中去。有个家伙抬起了头。

“听见了吗？”

“我可什么也没听见。”

“可能是只猫。”

塞莉娜微微一笑，接着便向下看。她觉得，他们全都紧张地朝上看，只有那个女的除外。那女的紧贴着墙，接着抬起一只穿高跟鞋的脚猛的一下朝中间那家伙的隐私处踢去。

那家伙疼得大叫一声，响彻了整条胡同，其他人转过身来，那女的朝他们发起进攻，膝腿齐攻，臂扫拳打。练过武术，还练过些别的。一个俯身在倒地的同伙上方的家伙立即被她打翻在地，猛戮一肘又把另一个打进了一堆垃圾箱里。垃圾箱乒乓地倒了下来，剩下的 3 个家伙于是拔腿就跑。她拿起一个垃圾箱盖，像扔飞碟那样把它飞了出去，的一下击中了一个家伙的脑袋，这家伙猛地向前倒去、撞在了另一个家伙的腿上，于是这家伙也跟着倒了下来。只有一个家伙给跑掉了。但当他拐进马路的人行道上时，一辆警车的红蓝两色的灯光把街上照得通亮。

那女的把她那衣服的褶边撕下来撕成了 10 条长布条。然后她便动手把他们的手脚捆起来，放在胡同里等警察来捉走。

塞莉娜费了好大劲才没有大喊一声“干得好”。警察已经来到下面，她只好住口。她极不愿意某个警察把她带走，特别是在她穿着这身打扮并且身上还带着好些珠宝的时候。

那女的在胡同下面消失了，最后还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警察，塞莉娜跟着也走了。

他像蝙蝠侠那样从天而降，落在了胡同里垃圾遍地的水泥地上。一闪一闪的警灯照亮了他那戴着面具的脸。他那黑色的行装以及那在黑暗中显得像翅膀的披风。警长戈登根据他所能看到的蝙蝠侠的嘴，知道他脸上毫无表情。

“你可没有通知我啊。”蝙蝠侠说道。

“我们也不知道有此事，是一个住户拨了 911 号电话，报告说这里附近有人发出尖叫。一辆巡逻车开了过来，看见有个穿着匪气的年轻人从胡同里跑出来。当他们逮捕他时，他供出了这儿的几个。”戈登边说边用一只手挠着他的白头发。他是在这班警察来到这里几分钟后才赶到的。那 5 个流氓仍

然昏迷不醒。他很高兴能把他们拘留起来，他要指控他们犯了好些罪，而并不只是他们的那位同伙所愿意作证的那些。但现在的情况却使他感到棘手。蝙蝠侠是这城里唯一会自行处罚任何犯罪分子的一个人。至少直到今天晚上仍然是这样。

蝙蝠侠向最近的一个流氓探身过去，摸了摸绑着他手腕和脚踝的那布条。“绑得很紧，”他说道。“全是死结。我想拿走其中的一条，你没意见吧？”戈登点了点头。他们还要作大量的法庭辩论呢。

一辆救护车驶到了胡同口，两位医护人员走了出来。有个警察向他们指了指两臂伸开躺在垃圾箱盖旁边的那个家伙。“呼吸很浅，嘴唇和指甲青紫。”那位医生蹲在他们旁边说道。

“伤得重吗？”蝙蝠侠问道。

一个家伙疼得在地上打滚，像胎儿一样屈成一团。戈登到来后他便一直在打滚和呻吟。戈登看见这家伙用手护着阴部，血从其手指间流了出来。

“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戈登说道。这情景使他束手无策。这5个年轻的家伙以火气大、好斗和力气大而著名，可现在都直挺挺地躺在了胡同里。第六个吓破了胆，问他什么说什么。警长戈登自蝙蝠侠来到格特姆市之前尚未见过这种情景。

“可能他们碰到一个更厉害的黑道人物了，这个人不喜欢他们在他的地界内胡搞。”他说道。

蝙蝠侠举起那布条。在旋转的灯光照射下它的颜色一会一个样，但却盖不住褶边的白色孔眼图形。这使戈登想起他奶奶经常穿的裙子来。“我不这样认为，”蝙蝠侠说道。“我认为我们城里来了个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的人，某个专用裙子来让这些年轻的家伙上钩的人。”

这女人走得很快，步态轻松，一路穿过格特姆市的大街小巷，仿佛这些街巷对她一点威胁也没有似的。塞莉娜紧跟着她，始终小心翼翼地使自己隐身于屋顶的黑暗处。这女人信心十足地走着，这使塞莉娜很吃惊，她竟与这女人根本不相识。新来这个城市的人绝不会在大街小巷走动而不感到害怕的。

除非这个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这女人在一间肮脏的汽车旅馆外面停了下来。她跨过躺在门口的一个酒鬼迈了进去。塞莉娜趴伏在阳台上等着，看她是否还出来。

一阵冷风吹了过来，使她感到一阵寒意。她实在得回家去了，回到她那些猫的中间去，把珠宝收藏起来并考虑下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准备在4天之内执行，当然这得货物准时到达才行。她没有可以白白浪费在这个阳台上的时间，去监视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女人。

其中一个窗户的灯亮了起来。那女人站在一个破烂不堪的木头门旁边，在她和窗户之间摆着一张凹陷的床。这房间因是租住，所以没什么装饰。梳妆台上两幅画，衣橱里挂着几件衣服，表明这屋子有人住着。

这女人横越过房间走到窗旁，把手搁在窗沿上，望着外面的一片黑暗。她年轻漂亮，大眼睛高颧骨。塞莉娜看出了她的表情：冷酷、空虚、没有爱心。

她需要有只猫。只要有一只就能医治她的孤独。

这女人砰的一声关上窗户，声音响彻了夜空。然后她便放下了窗帘。塞莉娜盯着那窗户看了有好一阵子。这女人身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她。这女

人这种既有力气又易受伤害使塞莉娜想起了自己的过去。

布鲁斯·韦恩正坐在幅穴里，这里一片寂静。蝙蝠们全都飞出去了，要等到天亮才会狩猎归来准备睡觉。在他周围，计算机在呜呜低响，他正在摆弄着一个程序呢。电视监视器显示出各种各样有关韦恩邪宅地下室的各种程序的运转情况和景象，但布鲁斯却把声源给关了。

他想好好思考一下。

那布条在他面前晃动，像一个有趣的问题摆在他面前。

他搜索这一帮街头流氓已有好些天了。他们一直不见踪影，像是知道他在搜寻他们，像是知道他们一有所动，就会使蝙蝠侠追捉他们似的。

好几周以来，这些家伙一直在恐吓这市里的穷人，打他们，欺压他们，甚至杀死他们。这帮流氓拦劫过几个有钱的市民，可能是用抢来的钱供其成员吸毒；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却把他们邪恶的注意力集中在更倒霉的那些穷人身上。

戈登已恳请蝙蝠侠帮忙捉拿他们，而他也乐意帮他一把。尽管多次搜索，蝙蝠侠却一无所获，连点蛛丝马迹也没发现。

而现在，这帮流氓的所有成员，不是给送进了医院，就是给关进了监牢了。他们将会受到审判并被判刑，这点戈登深信无疑。这一回，蝙蝠侠感到一点忙也没能帮上。

那布条真是奇怪，是从一个女人的衣服褶边上撕下来的。垃圾堆中发现了高跟鞋的脚印。有个家伙差不多给某种尖利的东西给生阉了。可能是一脚正踢中了阴部吧？

谁能干这种事呢？当然只有猫女喽，但是她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那种人。而且这褶边也不可能是她衣服的。她会留下的是一种不同的“名片”，某种更猛浪且带猫的特征的东西。

此外，几个月来头一次发生的珠宝被窃，失窃地点与这次打斗的地点相隔有好几英里远。猫女绝不会在一个晚上作案两次，除非她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拦截住了。

蝙蝠侠把手指伸直，用它们轻擦自己的嘴唇。关于这次打斗好像有什么东西总使人感到不对劲，它既不像是自卫，也肯定不是一气之下干的。不是这样。有人想借此发出一个信息。

可是这人是谁呢？

拉尔夫·洛温斯但越过走廊的瓷砖地板，他穿的鞋是橡皮后跟的，因此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他喜欢实验室的安静、凉爽和空气中的消毒剂的气味。他可以暂时忘记他是住在格特姆市，忘掉外面的罪恶和污染，忘掉只要他走错了门，他就可能遭人抢劫或被杀害。由于送来的珠宝越来越多，他显得比平常更为紧张。埃斯特尔已要求取回她的珠宝，以便戴着去观看格特姆歌剧院上演的《魔笛》。她说，她讨厌像个丢掉王位的女王那样生活。她要让她的朋友和同事们知道，她嫁了这个国家中最大的富翁之一。她说。她要是不趁年轻时享受一番，她可就再也没有机会去享受了。可她丈夫却费了好大劲才没有噗哧一声笑出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还会认为 40 岁是年轻呢？

他向她提出警告，说谁也没有逮住过猫女，而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珠宝。她要是知道光是埃斯特尔的这块祖母绿就值 50 万元，可想而知，她不对其余的收藏品也垂涎三尺，那才怪呢。

但他最后还是迁就了妻子。这些年他已变得平和起来。他通过公式和实验室研究已发了大财，并且还认为埃斯特尔是老天对他的厚报。只是后来他才发现她是个眼光短浅而枯燥无味的女人。他知道，猫女才称得上是了不起的人，而且是危险的人。他插手某种危险的事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他急不可待地等着想看看某件危险的事或某个危险的人会是何种感觉。

他趑进实验室里，对着整齐的一排显微镜、烧杯和培养皿看了好一会。只有很少几个研究员才工作到这么晚，并且这最后的一两个小时，他们通常都用来写当天的笔记。他却是取下每份档案，加以阅读，再把信息加以综合归纳。没有哪位研究员真正知道自己到底在研究些什么，在所有这些年里只有一个人曾经对拉尔夫的方法提出过疑问。他的解释令人听来像是支吾其词。他扮演富有的疯子科学家演得很到家，至使他的雇员全都觉得他有点神经不正常。

等他发现一切正常，便关上灯，锁上门，继续沿着门厅走。他又停留了两次，而且再干了至少3小时的工作，然后才回家。

等周末的时候，他便可以有收获了。猫女肯定会上钩的。她不能不上钩。

塞莉娜偷窃一次之后，通常都会睡个好觉，但第二天早上，她却发现自己天还未亮便睁着眼望着天花板了。那些猫此时仍在睡梦中，倦曲在它们晚上所习惯的睡觉地方：灰毛睡在她床脚，尖刺睡在床头板上，荆棘则睡在窗台上。别的猫则睡在屋子的各个地方，只是塞莉娜看不见它们而已。

只要她一合上眼，那个女人便会浮现在她面前。这事有点不对劲，这事使她厌烦。而每当什么事出了轨，她便不得不使它恢复原位。

她起床，洗了个淋浴，穿上衣服，喂那些仍然迷迷糊糊没睡够觉的猫。然后她戴上一顶宽边帽，使她显得很世故的样子，然后在脸上化好妆，最后抓起一个钱包。她脚穿浅口无带皮鞋，看起来依然很体面。不管怎样，这都是够体面的，在格特姆市的偏街侧巷穿着礼眼的女人，也会觉得塞莉娜很正统。

塞莉娜只在旅馆外面等了半小时，那女人便出现了。这人穿着牛仔裤、宽松的外套和网球鞋，走起路来像长跑运动员那样步幅很大。她从街边的小贩手里买了份报纸，然后便走进了附近的一间熟食店里。

塞莉娜微微一笑。吃早餐哩！

她等了一会，怕那女的会走了出来，然后便买了一份报纸扫了几眼。那女的痛揍那几个流氓的事占了头版，塞莉娜盗窃珠主一事，反而给降了格，登在了报纸的内页上。

她猛捏一下报纸，把它对折起来塞在了腋窝之下。的的确确是给登在了报纸的内页上了。然后，她便深吸一口气，走进了那间熟食店。

店里一阵热气，散发出烤面包和炸火腿的香味。在柜台后面，满脸红光的店主一边在老式的现金记帐机上的纸带上打出穿孔数字，一边大声向其员工发出各种指示。一个头发盘在头上，穿着很短很短的裙子的女服务员，一边大声地嚼着口香糖，一边探身靠在搁着烤好了的食物的玻璃箱上。

塞莉娜向屋里扫了一眼，看见那女人就坐在这熟食店后面的一个角落里，两腿交叉，脚搁在她对面的椅子上。纸垫上放着一大杯桔子水和一杯咖啡。其他几张桌上坐满了人，但屋里还没有人多得连一个空位也没有了的地步。

“小姐，随便找个座位吧。”那位女服务员挥了挥手说道。

塞莉娜点点头，但并不急于作出决定。她不知道该对那女的说些什么和她俩怎样接上话头，她只知道她俩不得不打交道。

“喂，小姐，”那女服务员说道。“你要点什么？”

塞莉娜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她穿过这窄窄的房间一直向后面的角落处走去。那女的连头也不抬一下，但拿着的报纸则捏得更紧了。

“坐你这儿可以吗？”

那女的扫了一眼报纸。“空桌子多着呢。”

“是的，”塞莉娜说道，拉了把椅子过来，但看清了不是那女的搁着脚的那一把。“我想跟你说话。你是这城里新来的吧？”

那女的眨了眨眼，把报纸叠了起来。“你是谁？难道你是那个‘受欢迎的马车’？”

这个外号使塞莉娜脸上难堪得有点发红。穿着这身打扮，她觉得自己的确很像她在电视上所看到的那个“受欢迎的马车”里的女人。“不是，”她说道。“但我注意到了你，我是来向你提供一份工作的。”

“工作？”当女服务员把所叫的碎煎鸡蛋和火腿端上来时，那女的把她那份报纸放了下来。塞莉娜要了杯咖啡和一个面包卷，一直在等那女服务员离开。她需要有时间思考一下。如果那女的真的答应干那工作，她可得真弄点事给她做才行。“你为什么认为我得有份工作呢？”

“你不是住在最好的地方，而且你也不是格特姆市人。我觉得，一份工作正是你所希望的。”

“你是谁？是谁指使你跟踪我？”

“哎哟，那是我不礼貌的原因。”塞莉娜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我叫塞莉娜·凯尔，我在这附近开了个小店铺，这几天我一直观看你的表演。你对这邻近的居民真是作了件大大的好事，于是我便想起了一位朋友——刚到本市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

那女人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叫安吉尔。”她说道。“我不需要你的工作。我是在找蝙蝠侠呢。”

布鲁斯·韦恩匆匆横穿过马路，他那长外衣在他身边飘飞。一辆出租车闪过他身边，嗽的按了一下喇叭，另一辆则急踩刹车。布鲁斯举起一只手，仿佛他那姿势的威力，足以使它们停下来似的，接着他便跳上了马路边。

他讨厌开会迟到。而且每年于尼尼克斯召开的股东会议，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特别是因为他是董事会的一员，所以就更加重要了。有时候，当他忙于别的事情，即事务缠身时，他就派他的律师代表他出席会议。但像这次这样，当公司的命运生死攸关时，他却总是无论如何都要出席的。

他跨过被雨水冲得光滑了的人行道，从尼尼克斯大楼的旋转门走进了大楼里面。当他踏进宽敞的大理石门厅时，那街上的一片喧哗立刻就再也听不见了。这一空阔的空间一直延伸到尽头处的一张长办公桌那里，一位接待员就坐在那里，守卫着一排排的电梯。布鲁斯不必停下脚步来，接待员知道他是谁。他只是挥了挥手，大步向通到顶层的电梯急跑而去。

当他走近电梯时，一个矮胖壮健的人走了出来。由于太阳晒得太多，把此人的脸皮晒成了棕黄色。他的眼睛很黑，但有点儿斜视，一身欧洲裁剪的西装使人立刻知道他并不是格特姆市人。布鲁斯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他让记忆的相机拍下了此人的几张快照，然后便走进了电梯。

当电梯门关上后，他感到一股凉气直窜脊梁。像是有点什么不对头似的。

这个人不是这里的，他也不应该在这里，特别是在顶层即将召开股东会议时，就更不应该这样。

当电梯嗡嗡响着经过下面几层时，他忽然想起来了。

他在警长戈登的办公室里放映的录像带上见过这个人。他们当时观看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在几个月前作的一个案。

这人是国际武器贩卖商。

但尼尼克斯公司可是家基因工程公司啊，它跟武器根本没有什么联系。

“蝙蝠侠？”猫女说道。她脱下手套，端起那杯女服务员端过来的咖啡。“你为什么还要见蝙蝠侠呢？”

安吉尔抿紧了嘴唇，转头朝另一边看去。

塞莉娜呷了口咖啡，咖啡是用新烤的咖啡豆做的，但是却有旧咖啡渣的苦味。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哩。我干嘛得把事情告诉你？”

塞莉娜耸了耸肩。“因为我这个人好奇，而你却很孤独。”

安吉尔向塞莉娜投过去一个打量的眼色。“我终于发现了我15年来一直在追查的一个人。”

“于是你需要蝙蝠侠的帮助来擒拿这个人吗？”

“我谁的帮助也不需要。”安吉尔把一缕头发从脸上拨开。“我也不需要多管闲事的人在我吃早餐时打扰我。”

“很好。”塞莉娜说道。她在桌子上的纸垫的一角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把它撕了下来。“你要是需要什么，就给我打个电话。在某些事情方面，蝙蝠侠是永远帮不了你的忙的。”

于是，安吉尔吃惊地抬起头来，仿佛蝙蝠侠帮不上她的忙这个念头在她头脑里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似的。

塞莉娜拿起手套、那块面包卷和那张小报，向柜台走去。“我改变了主意，”她说道。“请把这个给我包起来。”她付了帐，拿起包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两手气得有点发抖。蝙蝠侠！安吉尔要找的是蝙蝠侠！为什么年轻的女人总是把蝙蝠侠看成是某种救世主呢？他根本不是。他只是帮助那些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

塞莉娜把那包食物送给了靠在一座建筑物上的一个酒鬼，然后便沿街匆匆走去。与安吉尔的这次接触使她完全失掉了胃口。

那天晚上，蝙蝠的信号在格特姆市上方的夜空中闪现，在黑色的蝙蝠周围出现的黄光是这夜空中唯一的光。

安吉尔在她旅馆外面的那条街上停了下来，抬起头来向上望着。然后她便开始朝这信号所指的方向跑去。

塞莉娜从窗口上望出去，破口大骂，匆匆忙忙穿上她那猫女服装。她从窗口溜了出去，希望自己别错过了时机。

布鲁斯·韦恩从尼尼克斯公司股东的小型聚会上退了出来，心脏在他胸中怦怦直跳。在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已向警长戈登的办公室打了电话，换上蝙蝠装，然后，他便开着蝙蝠车在格特姆市的街道上快速飞驰。

警长戈登挂上了电话，两手直抖，无法抹去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蝙蝠侠已经出发了，戈登安慰着自己，但这种安慰，却有点空洞。

造成这次紧急电话的原因是两个誓不两立的流氓团伙在格特姆市中心展开了激战。虽然只有10个年轻人参加战斗，但火力之猛使得这个小小街区的

枪炮声听起来就像是战场一样。尽管蝙蝠侠的信号所发出的光从厚厚的云层上反射下来，照亮了这些人的脸，但谁也没抬起头来，而且这光反而使自动武器更容易瞄准目标了。

塞莉娜在距离枪战几栋楼远的地方赶上了安吉尔。安吉尔正朝错误的方向跑着，她朝着蝙蝠信号的来源方向跑，而不是朝发生问题的地方跑。她像一个获过奖的运动员那样跑着，所跑的距离使她一点儿没感到累，但这同样的一段距离，却使塞莉娜的两臂两腿感到累了。如果这女人继续往前跑，她就会跑进格特姆市的警署总部大楼了。

塞莉娜决定让她继续跑。

安吉尔突然停了下来，抓住了自己一条腿的腿肚，靠在了一道砖墙上。她停下来揉那只脚。塞莉娜走到很近的地方，借着街灯的光，看见安吉尔腿上并没有血，大概是腿部抽筋的缘故。

安吉尔像某个睡了一大觉刚醒过来的人那样抬起头来，两眼紧盯着那蝙蝠信号，昂起头来倾听着。塞莉娜咽了口口水。她要让这个女的离开这地方，离开这种危险。她考虑扑过去，亲自把安吉尔带到警察局，想到这里，她下禁微微一笑。猫女把一位无辜的女人带进警察局，这真是不可思议。这女人不一会儿就会被放出去，而猫女本人则会受到几个小时的盘问。

这女人自作主张，塞莉娜可不想横加干涉。要是有人干涉她的事，她也会感到讨厌的。

安吉尔伸了伸手脚，然后便从原路方向缓步向后走去。塞莉娜跟在后面，与她保持着一段不即不离的距离。

在战斗地区的中央，蝙蝠车滑行着终于停了下来。子弹打得车子砰砰直响，削飞了车身上的油漆，然后便朝另一个方向飞去。蝙蝠侠钻出来站了一会儿，把他那披风绕自己挥动了一下。两边的交火停了下来。他看到有人在楼房的角落里移动。

警笛声在他身后响了起来，警察正在赶来。

然后，枪声又再次响了起来。蝙蝠侠看着枪口火光一闪，射出了一条钢索，把对方的一支枪缠了起来，吭唧吭唧地把它拖过来停在了他的脚边。他把这支枪踢到蝙蝠车底下，以同样的方式又没收了另一支枪，接着又是一支。飞跑的脚步声与警车的怪叫声混杂在了一起。没有了枪，这帮流氓可就全成了胆小鬼了。

载着警察的车像日级影片里的货运列车那样把整个地区包围了起来。蝙蝠侠紧追着一个沿一座废弃大楼的楼梯逃跑的家伙。他抓住那人的衬衫，把他拖到了外面。射击已经停止了。警察正忙着把逮到的这些人集中到一处，然后把他们押上各辆警车。

人行道上躺着两具尸体，都是年纪还不到13岁的小孩子。蝙蝠侠在其中一个的身边跪下来，合上他那大瞪着的眼睛，用手摸了摸这孩子还散发着体温的脸。然后他走到另一个孩子身边，看到他胸部起伏，呼吸短浅。

“快叫救护车！”他大声喊道。他解开那孩子的衣服，看看伤在哪里。一个年轻妇女跪在他身边，手指十分灵活。她把他的衬衣脱开，发现这孩子的腹部有两个大小一样的枪伤处。她从裙子上撕下一块布条，紧按在伤口上。

“按住它。”她说道。

蝙蝠侠像她刚才那样紧紧压住伤口，对有一个不怕血而又懂得怎样急救的人在身边感到宽慰。在紧急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是碍手碍脚的。她把耳朵

贴在那孩子的胸上，然后扶正他的脑袋，对他实施起人工呼吸来。她用各种办法使这孩子保持呼吸，好在不到几分钟，救护车就来了。

当他们把这孩子抬走后，蝙蝠侠和那女人站了起来。“谢谢你，”他说道。“我会亲自过问一下，让警署表彰你的勇敢行为。”

她笑了笑，把头侧到一边。他这时才意识到，她比他所想的还要年轻，最多不到 25 岁，而且还长得很美。“我不需要任何表彰，”她说道。“我实际上是来看看你的。”

“看我？”

她点了点头。“我想参加你的工作，我要成为像你那样的人。”

塞莉娜趴在屋顶上，看着安吉尔和蝙蝠侠谈话。塞莉娜探身到钢筋水泥的屋顶外面，猫尾在她身后卷着。她讨厌他俩谈话时安吉尔把手按在蝙蝠侠胸部的样子，讨厌他俩一起抢救那快要死去的孩子的举动，讨厌他俩很快就好像成了同志似的。她不知道自己动了感情是因为安吉尔能很容易地与蝙蝠侠说起话来呢，还是因为蝙蝠侠对安吉尔的注意。

塞莉娜疑心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并同时对这两种原因感到不快。

她拥有自己，拥有她的那些猫，她所需要的一切就是这个。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跟踪一个对蝙蝠侠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女人。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女人会崇拜这么个人。塞莉娜极力想把他从脑海里赶出去。

但那几乎是做不到的。

她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然后便匆匆离开了这犯罪现场。她还有另一处犯罪现场得去侦察侦察。她明天晚上还要去偷珠盗宝呢。她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拉尔夫·洛温斯但走进他那宽敞豪华的套房，一边走一边解脖子上的领带。董事会议开得他筋疲力尽。他一直在考虑、一直在忖度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会议开始之前几分钟克劳德的出现使他震惊不小。他不得已只好把价格再次降低，好让克劳德在董事们到来之前离开这座大楼。

他抖了抖肩把西装脱下来，向着装饰火炉边的那把 19 世纪副主祭坐的凳子扔了过去。早上女仆会把一切都收拾好的。

屋里的灯亮着，这表示埃斯特尔仍然没有睡着。他叹了口气。他最不要紧的事是今天晚上见他的妻子。但是她却有可能想告诉他关于那些珠宝的交付事宜，而他则需要再去检查一下安全问题。保险公司的人在他今天早上离家之前来过一次，这些人向他担保说谁也钻不进他家里。

他可不相信他们。

他让埃斯特尔到巴黎去做一天一夜之游，以便买套上歌剧院的礼服。她没产生什么疑问，这使他感到很高兴。有时候让她照他的计划行事实是在太难了。但在这件事上，他却不想去作任何解释。

明天晚上，他就可以一个人独坐家里，手拿一杯白兰地呷着。明天晚上他将独自一人等待着。

他知道猫女不会让他失望的。

布辑斯·韦恩独自坐在韦恩邸宅的大厨房里，手拿一杯咖啡，两眼向前凝视。他身体很疲乏，但是精神上却很警觉。他曾经想睡它一觉，但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倒了一杯酒喝了，但一点用处也没有，于是他便在地下室的健身房练了一阵。现在，晨曦已显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他所寻求的答案仍然毫无头绪，一如他无法入睡一样。

在计算机上检索了4小时，他才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在某个芝加哥孤儿院的一份档案中有一条注释，而这份档案就附在库克县的一份人员失踪的报告里。

最初的档案是分种类的。安吉尔的父亲原来是个领先于其时代的基因科学家。他偷走了自己的研究材料，然后便在中西部消失了。从此音讯全无，两年后，他和他妻子的尸体被人发现，但那研究材料却不翼而飞了。

安吉尔的父母是在她还是小孩时给人残忍地杀了的。而她就是发现他们尸体的那个人。

我要成为像你那样的人。

他怎么也无法把她说的这句话从脑海里抹去。他闭上眼时，便会看见他母亲在尖叫（但却听不见声音），倒在地上，伸出手去够他。他听见远处有人在大笑，并觉得像灵魂出了窍似的，仿佛在他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这是他能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

我要成为像你那样的人。

“孩子，”他低声说道。“你已经是这样的人了。”

在厨房半明半暗的灯光中，没有任何人作出回答。他的复仇是他个人的复仇，这并没使他感到高兴，但却使他得到了某种满足，他怎么能不让别的某个人也得到这种满足呢？他无权决定一个年轻妇女是否该学会怎样保护自己，怎样在街上清除犯罪分子。

在这一意义上他什么也不是。她已经学会了。当他看到她，听她讲话时，他便已经知道，她就是那个单枪匹马地把那帮流氓打垮的人。他不必把那条布条拿给她看，也不必让她来作出回答。

她干这件事是为了向他传递一个信息，向他表明她是有能耐的。而且她还远不止此而已。他要是想找个继承人，找个后裔，找个能像他那样为格特姆市的人行侠仗义的人，她实在是最恰当不过的人选了。

这种想法把他吓坏了，而且自从他的父母去世后，就没有任何事情会把他吓得这样。

塞莉娜从窗口望出去。什么事也没有。太阳透过浓浓的烟雾照耀着，这种烟雾在天气炎热的日子出现，笼罩在格特姆市上空，可是却不产生阴影。一阵微风吹了起来，刮得她那薄薄的窗帘向前飘飞。阿灰和硬毛靠在窗沿上，嗅着空气，像是要嗅出风中传送来的信息似的。其他猫则占据了别的窗户，另外有几只猫躺在古老的太平梯上。它们也跟她一样喜欢好天气，但它们却又有点弄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停下手里的活来享受这种天气。

她已作好计划，只剩下一点时间来为黄昏的行动作准备了。

然而，一阵小小的寒颤沿着脊梁骨传了开来。这一整天她都有这种古怪感觉，像是受到了别人的监视似的，像是有人或某种东西正在追踪她的一举一动似的。

但是准也作不到这一点。她深懂如何跟踪盯梢，但她却什么人也没有发现。猫们一点没有受到惊吓。即使她漏过了什么，它们却绝对不会。

也许该休息一下假了。也许她该把她的一些窝藏物带走，带到某个位于加勒比海的岛上去，在那儿晒晒太阳，一连好几个礼拜什么也不去想。

但是，谁来照顾这些猫呢？

她把蓝图铺在床上，进行了第10次检查，她很高兴这么容易便把它们搞到了手。建筑公司根本没有认识到，它们的计算机也像任何人的一样，很容

易便被人打进来。大多数公司的计算机系统并不像警察部门。政府部门和银行的计算机系统那样，装有精密的安全设备。建筑洛温斯但大楼的那家公司也是这样，因此她对洛温斯但大楼从总图直至各种秘密通道。暗房以至双重保护的保险柜均了如指掌。

这真是容易得像探囊取物一般。洛温斯但准备带妻子去巴黎一天一夜。他们与所有的大时装店都有联系。洛温斯但会花一大笔钱给他妻子买一件衣服，好使她能卖弄她那祖母绿主石，只是等他们回到家来，却发现祖母绿宝石踪影全无了，消失了，失踪了。

从客厅里，她准确无误地听到了一只猫低沉的嗥叫声。她站了起来，尽可能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处。名叫耗子的那只猫警惕地站在那里，背上的毛竖了起来，摆出了一副进攻的姿势向窗外望着。它用一只大爪子拍打着遮阳竹帘，然后便呼呼叫着往后退。

塞莉娜赶到那猫的身边。耗子大声叫着，发出呼呼威吓声，并用爪子去挠塞莉娜，然后便惊恐地跑了。塞莉娜从窗口望出去。窗户开在7层楼高的地方，再往上4层便是楼顶。刚才一定是有人在建筑物的这一侧挂在钢丝上滑动，结果给猫看见了。没有人能动作如此敏捷。

没有这样的人，除非是蝙蝠侠。

当蝙蝠侠走进警长戈登的办公室时，他正在喝他的第五杯咖啡。蝙蝠侠的披风裹在身上，脚上穿的皮靴走在铺有地毯的地板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尽管他的脸被他那面罩掩盖起来了，他的动作所表露出的某种东西仍然使戈登意识到，蝙蝠侠很疲乏。

“我刚才在想，我准备今天晚上再放一个发亮的信号，”戈登说道。那天早上在街上他已说他要见见蝙蝠侠，但这么久蝙蝠侠才来见他，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蝙蝠侠挥了挥戴着手套的手。“我在忙别的事哩。”他说道。

戈登点了点头。将来某一天，等蝙蝠侠完全信任他后，他也许会告诉他这是件什么事。但现在还不行。“有位运金车司机今天一大早来到这里，说她睡不着觉。”

蝙蝠侠点了点头，偏转半个身子向窗外望去。戈登不知道蝙蝠侠是否有时也睡不着觉。“一个女车手？”

“对，”戈登说道。“他们让这么小而又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开一辆运金车，这使我感到吃惊。但她看起来真像是练过武术似的。她说她整夜都在想她交货的那最后一站——就是她在一座私人建筑物外面所作的唯一一次交货。”

蝙蝠侠根本不看戈登。“这女人有一头淡金黄色的头发吧？”

“难道你认识她？”戈登问道。

“我们刚认识不久，”蝙蝠侠说道。他从窗口处走开。“可是我打扰你了。”

戈登向后靠去。“她把一盒珠宝留在了洛温斯但的住处。她说那个安全系统过时了，而那保险箱，一个二流的罪犯花5分钟就能打开。洛温斯但对他夫妇二人今天晚上去巴黎采购一事并未严守秘密，他们一走，就等于把100万美元的珠宝毫无保护地放在家里了。”

“猫女，”蝙蝠侠说道。

“没错。”戈登最后呷了口咖啡，咖啡已经凉了。“这里有点什么像是

不对劲。但如果我们知道，她也会知道的。而要是让她知道了，她是不会闲呆着的。”

蝙蝠侠把两手放到身后握着。“这样粗心大意，似乎不像是洛温斯但的所为。他管理他那生意，可真像是含有国家安全的机密似的啊。”

“我也不喜欢这样，”戈登说道。“我只是想你应该知道而已。这可能是我们制止那个邪恶的女人的一次机会。”

蝙蝠侠微微一笑。“猫可是难以预料的啊。”他说道。

拉尔夫·洛温斯但用剩下的火鸡、奶酪和压得硬邦邦的面包卷给自己凑合了一份冷餐作晚饭。他还有另一杯茶，为的是在自己犯困时喝了提神。然后，当黑夜降临到这个城市时，他便借着街灯的光走进了他那黑洞洞的寓所。那秘密的房间甚至比他预料的还更黑暗。他忽然听到背后发出沙沙的响声，于是便转过身来，心怦怦地跳着，像是都快跳到喉咙处了似的。他本以为在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哩。

他极力想看清是什么，但是在一片黑暗中却什么也看不见。他真想大叫一声。可能她已在屋里了。但这可不合她以往的习惯。她该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出现并消失。她绝不会在黑暗中等待。

谁也不会这样。

他在保险柜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本来考虑过用钢笔式电筒来阅读和收听埃斯特尔的大哥大，但最后觉得还是在完全黑暗和一片寂静中更安全。

他坐了下来，以即将到来的夜晚所会带来的各种幻想来使自己兴奋起来。

他曾看见过猫女一次——从两个屋顶之间跳了过去，她那柔软的身体在夜空的映衬下显得线条分明。即使戴着面罩，她一定还是很美丽的。她的优雅，她的智力，都告诉他这一点。

要是她不合他的胃口，他就把她交给警察并从而成为某种英雄。要是她合他的胃口，那很好，埃斯特尔要到明天下午才能回来呢。可能到那时，他和猫女已作妥了一笔交易了。她那不为人知的身份，可是满足他情欲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她必须同意保持这种关系才行。

他手里拿着个凉嗖嗖的玻璃杯，里面装着水而不是白兰地，这是他早已安排好了的。布下这个陷阱后使他感到很累。他最不愿意的是由于睡着了而前功尽弃。

那瓶白兰地放在桌子上，旁边放着两个高脚酒杯。她会跟他一起对饮，对此他坚信无疑。

塞莉娜越过一个个屋顶，声息俱无得比平常还胜 10 倍。夜晚很凉爽，又有丝丝凉风。队占老的烟囱上吹下来的灰尘，从锈坏的瓦片刮下来的松散微粒，像沙子那样在空气中飞扬。她费了好大的劲才压下了一个喷嚏。

她可能还是回家为妙。晚上的某种情况使她感到不对劲。

但是 100 万美元的珠宝在等待着她。不到一夜的功夫就可以发笔横财，这太诱人了。

她这么容易便弄到这条信息，倒又使她感到有点不太可靠。也许是队她见到安吉尔之后她便一直不太正常了。

在她身后的屋顶上发出窸窣窣的响声。她急忙转身，刚好来得及看见一个黑点消失在一个烟囱之后。黑色影衬着黑色，什么也看不见。她僵住了，

不知道是否该去追它，但很快便打消了这个主意。如果那是蝙蝠侠，他会很快让她知道他的出现的。

蝙蝠侠蹲伏在洛温斯但住所对面的屋顶沿上。黄昏后他便一直呆在那儿，无声无息地在那儿等着。他偶尔稍微动一动，以保持肌肉的柔韧性，使之不致僵直。他作好了一切准备，一旦发现猫女向最近的窗户走去，他就飞出露面，那他便没有进去的必要。要是她露面了而他却在里面，她可能在他还未发现她之前她便已发现了他。

不，最好还是等着。很快就要发生不知什么事情了，这一点他能感觉出来。

塞莉娜沿着楼房的侧边往下移。在下面，当红绿灯改变颜色时，汽车的喇叭就会啾啾的响起来，出租车向前飞驰，抢拉前面的客人。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可以一连几小时吊在一座楼房的屋顶下，悄无声息而且谁也看不见。但她现在有活要干，而且对她来说，越快干完越好。

她停在最靠近保险柜的那个大窗户旁边。她使用一种小型激光器来切割玻璃，毫不在意玻璃掉在里面地板上砰的一声破碎时所发出的响声。没有人在家哩，怕什么。根本不用小心在意。她把粉尘吹散在空气里，于是便看见了保险系统的光束。光束的间隔很宽，她的手可以插进两束光之间。她把手腕小心翼翼地弯曲起来，拔开了窗户里面的插销，接着再把窗户推开。

使自己夹在两束光中行走很需要点技巧，但这种技巧她早已预先演练过了。她把猫尾巴紧紧绑在身上，通过各种技巧和慢动作，她溜进了窗户，等着绊索报警器发出呜呜的警报声。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然后，她抬起头来，发现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安有运动物体探测器。可它们没有发现她穿窗而进，这表示它们的探测距离有限。于是她贴着墙走，使自己不处于探测器的探测范围之内，最后，她终于来到了那个秘密嵌板处。

这嵌板用一个书柜挡着。真聪明！建造密室的每个人都用一个书柜挡住密室的人口。这房间里的一切，只是简单地装修过一下，装修的水平表明其主人的想象力极低。这密室与她所预料的情形大致相同。她伸手到第三个书架下面摸了一阵，接着便听到插销向后滑动的声响。然后，她推了推那书架，钻进了漆黑一片的密室里。

经过三道阶梯才能到达铺有地毯的密室。她迈下第三道台阶之后，反手把身后的门锁上，然后打开她那手电筒。这里没有移动物体探测器，没有摄像机，没有任何保安装置。洛温斯但太过自信啦。大多数患妄想狂症的富翁都会在密室中安置3倍的保安装置。可能洛温斯但觉得，谁也不会找到他的密室吧。

她将手电筒那狭窄的光束射到远处的那面墙上，看见了洛温斯但妻子的画像。这种摆设所显现的明显用心使她不禁紧张起来。也许就是这样。也许这是企图使她怀疑自己的能力，或认为那儿等着她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如果真是这样，它可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她深信，洛温斯但是个蠢货。

她走到那画像处，把它推到一边，于是便看见了那个很小的保险箱。保险箱的盖子上是一个小小的组合式拨号盘。她决定先试试洛温斯但的生日这组数字，然后再试试他妻子的，然后——

某种又冷又硬的东西顶在了她后背上。她僵住了。是一支枪！

“欢迎光临，猫女，”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为此我已久等多时了。”拉尔夫的手直发抖。对于一片黑暗，对于她无法看见他，这使他感到高

兴。她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娇小玲珑，风度优雅。房间里散发出她的气味，既有女性的气味又有玫瑰香水的气味。他渴望摸她一下，但是他知道他得等一会儿才行。

“转过身来，”他低声说道。

她转过身来，两臂下垂，除了手电筒之外两手空空如也。

他把枪顶在她胸上，掀开了枪的保险盖。“好吧，”他说道。“脱掉你那面罩。”

她盯着他。他正要重复这句命令，这时他忽然听到身后有窸窣声，于是便转过身来。一个小个子女人站在门口，用手里拿着的枪指着他们两人。“哈罗德·罗森，”她说道。“我等待这个时刻已有好些年了。还有猫女。蝙蝠侠对我逮住了你们俩一定会很高兴。”

拉尔夫发抖得更厉害了。她知道他的本来面目，这个小女人知道他的底细。

“安吉尔，”猫女说道。“你这可是胡来。”

“哼，我才不是胡来哩。”那女的说道。“我追寻罗森先生已经好些年了。他杀了我父母，为的是夺走一种人造的疾病，这种疾病可以毫不为人觉察地杀死某些类型的人，自他杀了我父母，我就开始追寻他了。他用这种病菌发了大财，把它卖给了不知道多少个国家。”

她伸出手去，啪地按下了报警开关。屋子外面的警报声呜呜响了起来。拉尔夫利用这一走神的时刻把枪从塞莉娜身上移开，对着那姑娘便开了一枪。她啪的一声向后撞到了墙上。猫女一脚踢飞了他手中的枪，举起手电筒朝他砸了过去。他侧身躲开了。由于用力过猛，她失掉了平衡，差点儿跌倒在地。

手电筒掉到了地上，房间落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他听到了脚步声和拨开插销发出的咔嚓一声。隐蔽的密室门被猛地推开，这时他看见一个带着尾巴的人影正想从门里进来。灯光照亮了房间，照亮了他那把椅子，照亮了摆着白兰地酒杯的那张桌子，照亮了掉在台阶最低级的那支手枪。

他一把抓住那支枪，当猫女正企图关门时，他夺门而出。

他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到了身边。

当猫女正在弄开洛温斯但公寓的那面窗户时，蝙蝠侠快步横穿过屋顶。当他走动的时候，他从眼角处瞥见了一个人影。安吉尔！他咬住牙才没有骂出声来。他不希望她在这儿。现在好了，他得去为两个人的安危而操心了。

当猫女钻进了屋里时，他正倒挂在那建筑物的边上，竭力去想怎样从光束之间的窄小空间穿越过去。他现在还不想让警察来插手，他想跟安吉尔谈一谈。

这时，警报声呜呜响了起来，使他的心也跟着急跳起来。他吸了口气使自己镇静下来，猛一摆从窗户窜了进枪声响了，于是他记得的以往那种恐怖场面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不希望她死掉。他希望安吉尔别送了命。他移动得更快了，从窗户飞了进去，脚先着地，落进了一片半明半暗之中。

洛温斯但抓住猫女，手中挥舞着手枪。安吉尔在几英尺外背靠墙站着，手搁在肩膀处，嘴里发出的尖叫声越来越弱。在这古怪的灯光下，她的皮肤显得苍白。她的打扮像一个黑衣天使，两翼和飘飞的衣服都是黑的。但是她却缺少黑衣天使所应该有的那种恶毒的神色。恰恰相反，由于脸小，她的眼